

欧塘 / 著



以此书献给曾经和现在的孩子们！

Niubei Shang
De Tongn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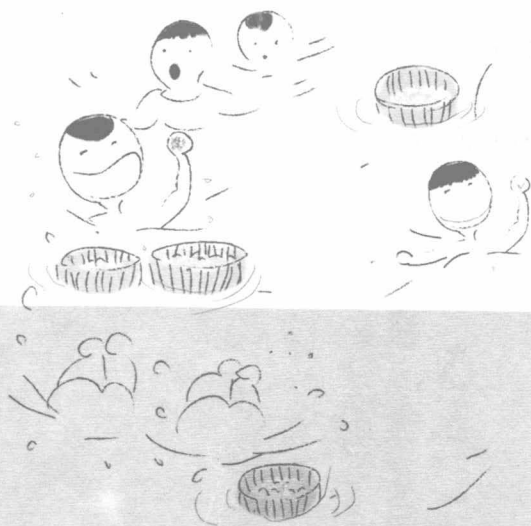


牛背上的 童年



中国文联出版社

欧塘 / 著



牛背上的 童年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牛背上的童年/ 欧塘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9

ISBN978- 7-5059-6032-9

I. 牛… II. 欧…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4181号

书 名	牛背上的童年
作 者	欧 塘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海君
责任校对	张杰利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张海君
印 刷	义乌市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25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 7-5059-6032-9
定 价	28.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前言

现在的孩子们是幸福的,他们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要玩有玩,所以他们的父母每每训之则曰:你这孩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要知道我们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怎么怎么的苦,怎么怎么的累,怎么怎么的……可就是没有丁点的幸福和快乐。父母这么说多了,孩子也听惯了,便以为真的就是这样了。

时常会看着游乐场所的孩子们,静静地欣赏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一切还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熟悉,隐隐地又觉得有点陌生。疑惑间,腾然地发现自己的回忆正在悄悄作怪,久远的记忆正变得清晰起来。

是的,那就是我的童年,是金色的阳光下的一串串欢歌笑语,是无忧无虑的欢乐在随风飘扬。而每一次,也都只满足于捕捉到的一些蛛丝马迹,不再多想。童年毕竟早已远去,成了遥不可及的从前。

前不久,初为人父的我带女儿到儿童游乐场玩。在繁忙的过山车、碰碰车、电脑游戏机散发出一片机械轰鸣声中,夹杂



着孩子们的欢笑和嬉闹。孩子们的声音是再熟悉不过的,可我就是听不懂那些机械的声音,也不知道某些玩具的名称,更不明白孩子们的身旁为什么总会有那么多大人作陪,而自己不正正是作陪者中的一员吗?

自然就没有了奇怪的资本,只禁不住想,我的孩提时代是怎么度过的呢?我曾经那么多的欢笑是怎么来,又怎么消失的呢?我让自己静下来,轻轻叩开那扇尘封已久的顽童之门。

顺着熟悉的来时路,追寻着仿佛依稀回荡在空中的欢声笑语。渐渐走近江南一座古老的村庄,钢筋水泥的城市已回归为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致——隐约的江流、树木、田园、星月、骄阳;那么多久违的小朋友的小名和他们的身影开始闪现;那么些残碎的片段在急骤地分解整合……当七色的世界褪回那个黑白的年代,很多玩具和玩法开始跃然于眼前,仍然鲜活生动地向我招摇。

那便是我的童年——上个世纪整个 70 年代,我们骑在牛背上,在江南某村庄度过的金色童年。那犹如旋转的陀螺似的,永远不知疲倦,永远都旋转并快乐着的童年。

2008 年春节前,上幼儿园托班的女儿的老师出于善意提醒我,由于春节和老师轮休,很多孩子都不送来了,所以大大小小的孩子要并班,老师也不固定。言下之意,即建议我的女儿也别送来了。我听罢高兴地抢答:“啊!那太好了,我女儿肯定是要送来的,我还巴不得给她创造这样多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机会呢!”抬头看两个疑惑地瞪大眼睛的老师,我又脱口解释:“真的!别



前言

人的孩子是圈养的,而我希望我的孩子是放养的。”

老师似乎终于明白了,自语道:“哦!这么理解也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代在牛背上的童年是被放养的一代,而如今的孩子几乎都是圈养的宝贝。不禁想到,如华南虎等濒危物种野生的都已几乎灭绝,幸亏动物园里人工养殖的还有。可见,是圈养还是放养确实是个问题。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 001

美丽的村庄 / 001

旋转的陀螺 / 004

猫捉小鸡 / 008

污泥枪 / 013

杨柳编织的皇冠 / 021

飞驰的弹子盘车 / 026

水枪之战 / 031

男孩女孩 / 036

跷房子 / 036

踢毽子 / 039

跳皮筋 / 043



温暖的火铳 / 047

雪地三章 / 052

捕麻雀 / 052

逮黄鼠狼 / 055

打雪仗 / 059

赌猪草 / 063

赢樟树籽 / 068

泉水洞 / 073

风筝飞舞 / 079

石头仗 / 085

泥头仗 / 092

弹弓 / 097

掏鸟窝 / 103

洋火枪 / 109

打四角棱(包) / 114

拍香烟壳 / 119

威武的四脚马 / 124

水秧角 / 129

摆擂台 / 133

浩荡的铁箍圈大队 / 139

消夏纳凉 / 146



拨浪鼓担 / 153

守护防洪坝 / 159

岁末冬夜 / 167

打年糕 / 167

压冻米糖 / 173

炒花生 / 177

裹粽、夹葱花馒头 / 180

地衣 / 184

浩浩衢江水 / 188

钓鱼 / 188

游泳 / 193

摸螺蛳 / 197

解馋的野味 / 202

野刺莓 / 202

鸭鸭草 / 206

马兰头 / 209

拜月亮 / 213

中国寿司 / 218

捉知了 / 222

种橘子 / 227

口吃家族 / 233



鱼、猫、老鼠和我 / 238

下地 / 244

露天电影 / 249

军帽 / 257

喊口号 / 262

小人书 / 267

牛背上的童年 / 274

断流(代后记) / 279



美丽的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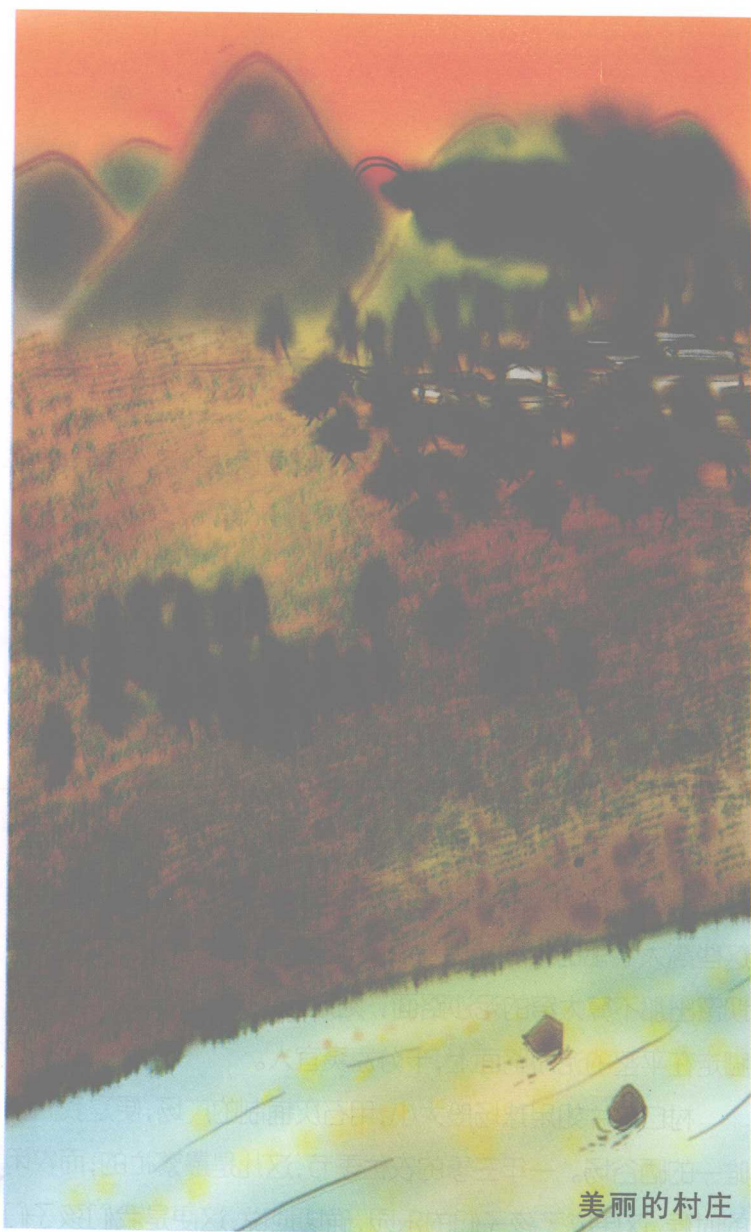
感谢现在如此先进的摄影技术，它可以让我这么具象地向您展示我美丽的村庄。

看见了吗？

这条潺潺流淌的小溪是我们的母亲河，她依偎着我们的村庄，村庄因此而更加美丽和温暖；小溪的那边是广阔的沙滩、绿洲和柳林，间隔足有一千米宽阔的对岸是一个江心小岛，那儿坐着另外几个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村庄。

小溪和我们的村子间是一条泥沙的防护堤坝，从堤坝坝面到小溪边足有30米的坡面上生长着粗大的楸树、樟树和枫树。这些高大葱郁的树木掩映着小溪也掩映着村庄，村庄为防护堤坝留出那不算太窄的泥沙路面，则是一条重要的通道。夏天光脚走在平整的泥沙路面上，十分凉爽宜人。

村口这片如足球场般大小，用石灰铺制的广场，便是我们村唯一的晒谷场。一年三季的农忙季节，这儿是最繁忙的；而农闲的时候，这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确切地说，这便是我们孩子们



美丽的村庄



的游乐场了。

樟树是我们村最醒目的标志，尤其埠头上方那棵足有500多年树龄的大樟树，巨大的树冠上不仅坐落着好多鹦鹉、八哥、喜鹊的窝，还因伴随着一个“青蛇与白蛇”的古老传说而更显古老神奇。巨大的树冠似乎有意识地趴向埠头，为埠头上洗衣担水的人们遮阴避阳。

满是鹅卵石的沙滩，每次大水过后，鹅卵石都会长大许多，够两个拳头大的便被村里人拣回家垒墙壁盖房子用；洁白如玉的鹅卵石可以击出火花，是孩子们最垂青的玩具。沙滩上还有很多的滩涂、小洲和奇异的花草，常年吸引着村里的大人和孩子们在那儿捕虾抓鱼，寻找着无穷无尽的珍奇异物。

小溪更是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鱼儿、螺蛳、小贝壳安居其中；村里的男女老少在清澈的溪水里淘洗、游泳、嬉戏；鸭子游荡在水面，老牛徜徉在溪边；常年都隐约着悠悠的小船，星星点点的钓影。

内外江流汇合的三角洲头，无垠的芦苇环绕着波光粼粼的江面，出没着阵阵天鹅、野鸭、鸬鹚，那又是另一个欢乐祥和的野生世界。

层层梯田，荡漾着麦浪、稻花、油菜、花生、大豆、草籽、芝麻……这里的人民，淳朴勤劳，热情好客，精耕细作；这里的日子炊烟袅袅，生生不息；这里充满安宁、祥和、欢乐。

……

我属于这里，至少我的童年的快乐源自于这个美丽的村庄。



旋转的陀螺

像陀螺一样旋转,虽然很累,却很好看;像陀螺一样犯贱,因为老要被抽才转,难怪乎北方把打陀螺也称作打贱人。

陀螺,几乎伴我走过了整个童年,所以累也罢,贱也罢,我仍然喜欢它,也还珍藏着它。忍不住从箱底取出一方红绸布包裹的陀螺,这便是童年的我留给自己唯一的礼物。这个陀螺不算大,直径只比一元的硬币稍大一些,然而,它绝对是我见过所有陀螺中最精致的,也是最令我钟爱的一个。

它还是原来的样子,头上的钢珠仍然锃亮得没有一点锈迹,圆锥上平面淡淡的红油漆和圆锥及圆柱体上的兰油漆都已斑驳脱落,露出了一圈一圈原木的纹路,分明就是岁月有意留下的烙印。看起来毕竟不如记忆中的那么精致了,我有点疑惑,当时在玩过的二十来个陀螺中我怎么不假思索地就选择了这一个呢?

岁月可以改变一切,甚至可以改变人们的审美感受。我确信自己曾经的感觉,所以把记忆带回到三十年前的时光中。

空旷的晒谷场上渐渐出现一个挥舞着鞭子的影子,随着鞭



旋转的陀螺



起鞭落，地上的陀螺在默默地旋转。或慢或快，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陀螺在灰白色的晒谷场上转个不停。

其实这实在是种很简单的玩意，可那时候的我们却总是乐此不疲。尤其是深秋初冬时节，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几次南下之后，江南的气温就骤然下降。屋子里没有供暖设备，窝在家里无疑是寒冷的。最好就是约上几个小伙伴，打陀螺去。

我这个年龄段正赶上中国人口的高产期，一个村子的同龄人就不下三十个，而且大部分还都是男孩子。那时候谁家都有几个陀螺，就像我，大大小小，各种颜色，各种木质的就多达十来个。三五个孩子怀揣着几个陀螺飞似的向晒谷场跑去，到了晒谷场入口处的斜坡上，大家都会自觉地停住。等人基本到齐了，便开始配对。配对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猜手心手背，另一种

是抽签,即每种长度的树枝或麦秆都取两根,抽到相同长度的即为一对。配好对后便开始比赛,比赛的规则有三种。一是从入口的斜坡同时出发,看谁先将陀螺抽送到某个指定的地方;二是两人抽打陀螺碰撞,看谁的撞倒对方,即打败对方;三是各打各的陀螺,就比旋转的时间谁的更长,这种比法适合人多时集体比赛。

比速度当然是个小的陀螺更快,比碰撞则是个大的占便宜,可比时间则纯粹看耐心和技术了。另外,每个陀螺的做工也是比赛范围之外的比赛内容。我们的陀螺可以说百分百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质地坚硬的木头是陀螺的首选材料,然而这会给用削笔刀削出个圆锥形和在圆锥体的顶端挖小眼安置钢珠增加难度;给陀螺上色也是最显水平和档次的重要环节,我们上色的技术很多,如用蜡笔、水彩、油漆等等,其中就数贵重又不容易掉色的油漆为最高档。用两三种以上颜色的油漆,画上有好看的图案,那绝对最叫小朋友们羡慕不已的。鞭子的制作也颇有讲究,有用破布条的、用细绳子的、用棕树叶编织的,不一而足。我印象中还是破布的鞭子好使,厚实的布鞭不仅方便绕在陀螺上,蘸水之后抽打起来也使得上劲儿。

每次打陀螺基本上都带有比赛的色彩,比赛刚开始,规则总是说起来严格,执法起来往往很松。你想,大家都冷得哆哆嗦嗦的,谁不想猛抽一顿,先热热身再说,有谁还顾得上别人是否耍赖呢?等各自猛烈地抽打上一二十分钟后,人人都开始喘气出汗了,比赛自然而然会认真得严格起来。于是推选裁判监督大家比





赛,谁的陀螺先倒下了,裁判就会大声地宣告“某某某已经倒下”(比赛时每个人都只顾着自己的陀螺,往往顾不上关心别人的),直到剩下最后一位,他便是本局的冠军。冠军总会吸引来所有的小伙伴观战,一边观战一边为他呐喊助威,大声数数为他计时,直到他的陀螺也最终倒下,总会赢得一阵深深的惋惜声。

胜负虽然没有任何奖赏,却总是牵系着每个孩子的自尊心。经常赢得比赛的陀螺自然会增长身价,有些自己不怎么爱做陀螺的孩子不得不出三分五分钱购买。我便是经常出售陀螺的卖家,估计全部陀螺的收入应该不下一块钱。

小孩子玩起来总是很疯,经常是把外套一脱再脱,还是要玩到浑身是汗。终于歇下手来,也累得差不多快趴下了,便久久不想动晃。身上的汗水马上又变得冰凉,害得皮肤都不敢碰着凉飕飕的内衣,还有力气玩的人必定会重新再让陀螺旋转起来,又猛烈地抽它。最终实在玩不动了,汗水还会变成凉水,没办法,只好又一件一件地把衣服穿上。而常常是穿上所有的衣服后还会觉得冷,也许是我们久经经验之故吧,那么冰冷的衣服穿在身上,竟然没有谁会感冒发烧之类的。

现在想想,当初打完陀螺后,要是能痛痛快快洗个澡就好了,可那时候的农村,哪有冬天洗澡的条件呢?

江南的春季雨水太多,夏季又太炎热,所以,陀螺也只属于我们的秋冬季节,就像陀螺只属于我们的童年的玩具一样。